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九十五 經部

毛詩集解卷三十五　　宋　李樗黄櫄　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秏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李曰此詩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餘而有撥亂之志遇旱烖如此而欲以修行而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故喜於王化復行故作此詩以美宣王以見憂民

之深也水旱之烖自庸君觀之則必以為天數之所不能免耳而已無與焉自賢君觀之則必以為負罪引慝自已致之且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果無是而必引以自責非湯之過為謙遜也葢天烖之來而不以為已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焦勞甚矣而天烖如此是亦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也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為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

猶以爲未嘗修此其所以爲宣王惟其修行則不患乎天之不悔禍也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便知其有恤民之心况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但觀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必中興也倬彼雲漢天河也倬明也回轉也言宣王遭旱遂夜視天而望雨

乃見天河精光運轉未有雨徵乃曰今人何罪也今天降此喪亂而饑饉之裁又重重而至蓋旱裁不已則饑饉必至矣宣王以遇旱之故無有神而不舉祭之也其所祭者未嘗愛其犧牲而祀神之圭璧今則盡矣曽莫之聽而旱猶自若也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其祭之者非所以祈福也孔氏曰裁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人之父母不可忽觀窮厄困當責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縁

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烖也徒以民
命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此說是也後世遇烖固有祈禱而無應者蓋徒禱於
神而無惻怛之誠心也宣王遇烖而誠心惻怛於此
可見此其所以可嘉也旱既大甚蘊藴氏曰結也隆
盛也此章言旱之氣結而盛至於蟲蟲也說文曰蟲
蟲旱氣也我之禋祀不絕郊以祭天宮以祭宗廟或
上或下奠其禮瘞其物天地之神靡不宗敬之而后

穆不能佑我上天不臨助我宣王為之言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言毀敗於下土寧使我身當之也若宣王此言可謂仁人之言矣宋之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馬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恃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景公之愛民可謂切矣不肯以其烖移於民而獨以身當之薄於已而厚於民宣王之心何以異此宋朝仁宗皇帝大旱欲降詔揚察進草仁宗曰未

合朕畏天之意乃更其辭曰朕不敏於德不明於政
俾茲祥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於人孰若移災於朕
是亦雲漢之意也旱既大甚推而不去也宣王兢兢
業業而如雷如霆蓋雷霆之震而人必畏懼此人之
常情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亦如聞雷霆
之時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矣豈周無遺民哉宣王之恐民失其所故以為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亦如民未嘗傷也文王視之常如傷

以見愛民之甚也民無孑遺則上天不我遺乎益無民則無君矣何不相畏先祖之業至此摧敗矣毛氏以摧為至其説為迂鄭氏以摧當作催鄭氏好改字不可從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旱之既不可止又且炎熱於我無所逃天命不遠無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之長官則不我相助也父母先祖則安然忍為此哉宣王遇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滌滌蘊氏以為山川草木

皆盡如滌去也此詭是也旱魃旱神也旱神之為虐草木之焦枯如火之惔燒如火之焚燎我心之憂暑如為火所熏灼於身焉羣公先正之長官則不我聞亦上文之意昊天上帝寧使我避位而去也不敢有其身又不敢居其位以見畏天之至也五代唐明宗之時天下紛亂嘗謂天不早生聖人明宗願天生聖人宣王欲避其位皆其恐懼之甚也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蘊氏以謂始以旱故欲遯去既又以棄位非人

主之義非也黽勉謂勞苦也言我盡其勞苦而畏去天猶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何也我之祈年甚早矣祭社稷又不晚矣上天曾不度我心也言我之於神明無不恭敬之宜其神無悔怒也今也神猶悔怒其故何哉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王氏謂人道相友則吉凶弔慶有紀以合之旱大甚且久財不足以為禮則無友紀而人散矣此說是也庶官之長於此乎窮也冢宰之職於此乎病也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凡百官

無不盡其勤勞當此旱之時以見宣王之朝爲百官者勤於職事皆以旱爲憂也靡人不周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敬也瞻卬上天於我何居哉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言其天變如此而羣臣皆莫以爲憂非獨幽王也今宣王之時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知是時羣臣皆有憂旱之心非獨宣王爲然也瞻卬昊天有

嘒其星言宣王之視天則惟見嘒然之衆星也亦猶

所謂倬彼雲漢昭回于天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自

此以下又是勉羣臣也昭明也假至也汝百官既明

其至誠之意無有餘矣我之大命不遠但爲爾惜無

棄其成功爾之百官何必以爲我乎但能正其庶官

則可矣戾定也百官既勤職事則衆官之長可定也

瞻卬昊天何時惠我安寧乎自漢以來人君凡遇天

之災異則必歸咎於臣下今宣王遇旱惟歸過於已

其視漢之君相去遠矣詳觀此一詩如親聞宣王自
責之辭而作詩者可謂能發明宣王之意
黄曰嘗論之矣不可掩者一人之誠意不可欺者天
下之民心此意一誠雖紀綱未及振法度未及修内
難未及熄外患未及平天下之民已若躋登於熙然
之境宣王承厲王之烈民勞諸詩既作天下被亂極
矣望治之情不啻飢之念食渴之念飲也宣王踐祚
未見其有大設施以慰民望而天下喜治之情已決

於遇災之日何宣王先得此於民心而民心信宣王之決哉盖内志既立其誠心實意隨寓而顯所謂遇災修行者固非飾非干譽奉行故事者比也觀其祀神禱旱罪已矜民救荒薄奉雖後世人君所未甞無而其誠意有出於形迹之外者非可以事為論也兹天下所以喜其王化復行而仍叔所以美之也不然移民移粟非不勤也而民不加多是誠可見天下之不可欺矣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

鈎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徳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李曰尹吉甫即六月之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是也揚子雲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公子奚斯之所以睎正考父者以得商頌十二篇也正考甫所以睎尹吉甫者以其作崧高烝民韓奕之詩也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尹吉甫者可謂知道矣烝民之詩四句孔子便以為知道則此三篇之文學者不可不念也崧高之詩言宣王復興文武之業故天下復平遂建國親諸侯所以

褒賞申伯之功也王氏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田營其城邑寢廟及申伯入謝則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此之謂能建國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以四牡蹻蹻鉤膺濯濯遣之以路車乘馬告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又錫之以介圭以作爾寳又餞于郿且命召伯以峙其粻以遄其行此之謂能親諸侯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既立萬國又在乎有以親之今宣王能建國親諸侯以褒賞申

伯之功此崧高所以美之也崧高維嶽毛氏以崧爲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毛氏以爲高貌山大而高曰崧者蓋據爾雅之說也郭璞注爾雅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釋者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崧高爲中嶽則是又以崧高爲中嶽之山許愼說文又以爲崧與從山從高之字通用豈詩所謂崧高者但指中嶽乎曰非也其文

曰山大而高曰崧則知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後世以崧高為中嶽者但見詩中有此文遂指以為中嶽觀此詩所言申甫之事則是申甫乃四嶽之後也既是四嶽之後安得專指為中嶽耶郭璞注云今中嶽崧高山盖依此名其意可見帝堯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率諸侯之職維稱神靈之意故嶽神佑而生甫及申按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

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葢共出於四嶽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四國則皆賴之為蕃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扞蔽則宜有界域故言四國敷播則宜無此疆彼界故言四方皆強生分别也亹亹申伯亹勉也言申伯勉勉而王纉繼之以事則知申伯之

賢也北門之大夫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是亦王纘之事也然北門大夫之勤勞不免終窶且貧則衛之不知其賢也今申伯之亹亹王纘之以事則是既知其賢而又于邑于謝此所以為褒賞申伯也言此改邑于謝地而為南方之法式鄭氏曰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意或然也按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則是申者乃侯爵也以其為方伯故謂申伯亦猶名公稱公而謂之名伯者以其為方伯也申

伯既舊有申國矣復邑于謝以見改邑于謝所以酬其功也國語云謝西之九州何如注云謝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蘇氏云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王命名伯定功作所居之處登升其功使世世子孫傳其社稷申伯之國必命名伯者欲以尊大申伯也王命申伯此章又言王所以告申伯封建之意言我之所以命爾為式於南國者因是謝邑之人而作爾土功也又命名伯定其土田之稅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

豳邑而徹田為糧今申伯之改邑乎謝亦必徹其土田蓋遷其地者必先定其井牧均其稅賦王又命傅御之臣傅御者貳王治事之臣也遷申伯之私人往於謝邑私人者申伯之家臣也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名伯所營其所營之地則始作其城既作其城又作其寢廟寢廟既成則其形貌貌然而美也觀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召伯其於營城邑之事為可嘉矣王氏云所以命召伯者亦以能治其土功之事

也王賜申伯而遣之行則四牡蹻蹻然而壯鉤膺又濯濯然而光明鉤者馬婁頷之鉤膺者馬之膺前有飾即周官所謂樊纓也按周官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乃以此錫之者孔氏云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也王遣申伯既錫申伯以四牡鉤膺今又遣之而有大路之車乘駟之馬則其禮可謂有加而無已也且又告之曰我圖謀爾之居莫如謝邑之最善又賜之以大圭以為爾之寶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故以為寶賜之以介圭
所謂賜之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為魯國之
寶也自古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故其建國多錫之以
寶玉近巳也往巳王舅其保安南土乎申伯信邁言
申伯信行矣於是王餞送於郿地申伯還於南則誠
歸於謝王氏曰王之數留疑於行不果也此說是也
行之不果者謂今之行邁則是信邁也今之歸則是
誠歸也又告之以名伯徹土田之時所至峙其糧粻

所以速申伯之行也則知王之為申伯謀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申伯番番番番有功也言申伯既入于謝邑則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莫不欣喜說文嘽嘽一曰喜也徧國之人莫不喜曰女有良翰矣申伯為四國之蕃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申伯之德不亦顯乎此乃王之元舅也文武皆備而可以為表式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以見宣王之時其人才皆文武之全也申伯之德又柔惠而且直蓋

柔而不直則懦直而不惠則訐書曰直而温蓋温多失之不直惟直而且温然後為全德申伯既有文武之全才今又柔惠且直此以見德之全盡也揉服此萬邦其聲聞達於四方吉甫作詩誦之其為詩甚美其風味又極其好以贈申伯矣夫所謂其詩孔碩者非謂作詩之美以其所陳之辭甚美也以贈申伯者以其辭之甚美若非申伯不足以當此也王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為美宣王宣王之美於

是乎在盖唐史臣嘗賛裴度曰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黃曰建國封侯褒德賞功兹乃有周之家法帝王之常典春秋常事不書夫何詩人區區以是為宣王美也大抵名生於不足譽起於絶無自文武成康之紀綱文章蕩壞於厲王之手蓼蕭湛露彤弓廢熄而不用封建褒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舉而用之宜君子所以不能忘情是以宣王諸詩序者多加以能

之一字則皆是意耳雖然此詩之作美申伯而已曷

為以美宣王也盖申伯有徳宣王建之美申伯亦所

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吁為是說者恐未足以盡

詩人之意人之常情意得志滿之時易以自驕除患

享利之日易以忘人苟操是心則亂階基矣句踐之

於范蠡徳宗之於陸贄豈能於天下復平之後行封

賞哉宣王不忘前日排患之心所以建賢者與之共

守兹宣王所以益賢也兹又詩人之深意也夫申甫

者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

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恐非也至於維

嶽降神此乃詩人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

其有無也餘章皆褒賞意不解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曰孔氏曰崧高之詩皆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

言任用山甫者以見王之所使任者非獨一人故言

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理亦然也孔

氏之說大抵流入於鑿通詩者以意逆之故能與於
詩比較前後輕重沒世窮生不免為腐儒也
黄曰觀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賢序詩者宜曰美仲
山甫也而乃曰美宣王何哉竊嘗論之二老之歸豈
維文王之善養老也棫樸之盛豈維文王之能官人
邪天下非患乎無賢而患乎棄賢雖春秋戰國之際
而猶有賢人君子隱乎其間惟人君所用者非賢而
賢者之功業遂不見於世唐天寶之末有一顔真卿

而明皇初不之識也然則仲山甫雖賢非宣王能用之雖百山甫猶無山甫故詩美仲山甫而序言美宣王吾益嘆作序者之深於詩也豈後世泥章句學者之所可及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

李曰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故好是懿德孟子解詩於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但加一必字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但加一故字而詩之意

自明孟子說詩所謂不費辭矣嘗聞前輩讀詩但以詩之本文改一二字而使學者自曉今日與諸君言無乃誂誂乎楊龜山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無非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敬為人子者止於孝為人父者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朋友有信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朋友夫婦長幼之則也龜山之言不亦明乎天之

生此民有物必有則天理之常也民之秉彝不失其常道故好是懿德所謂賢者能勿喪爾也

黄曰責人之辭嚴頌人之辭侈今尹吉甫之美山甫也未言山甫之爲賢爲能而乃先言烝民之有物有則學者於此尤當深致思也詳味此數句其意深其旨微愚於此非特知山甫之賢亦知吉甫之不可及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之一身形色具存形色之中天性不外此物則之説也凡厥有生耳目心志莫

不固有此謂有物視聽言動皆必有司循而行之無非天理故曰有則故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必之一字物則之說昭然矣人具形色之用而不循形色之天失其常心而賊其天性故有生之初具物則者均有生之後好懿德者鮮蓋放僻邪侈者皆無常心之民而賢者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能勿喪耳故孟子曰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故之一字好德之說昭然矣前輩謂孟子論詩止於本文上加二

字義理自分明信乎孟子之二字足以盡詩人之四
句也噫尹吉甫之美仲山甫而先及此者以見山甫
之出乎類拔乎萃也曰好是懿徳云者非於物則之
外有所謂懿也學者當會此理於吾心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李曰天監有周言天之視有周之徳昭明于下用保
兹天子而生仲山甫仲山甫之為人葢有徳之人也
夫天之祐有周乃生此仲山甫者葢天祐人君莫大

於生賢佐而為人君之佐助也國之祥瑞如芝草之類皆不足以為祥瑞而國之生賢乃國之大祥瑞也宣王之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監有周生仲山甫則知嶽之降神天之生山甫其為祥瑞也大矣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是詩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蓋謂此也

黄曰自前章言天之生民均具物則不為堯有不為

桀亡至於賢者之所以異於人者則在於秉彛之復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今曰天監有周而生山甫然則天之生山甫也其亦有以異於烝民之生而非人之所可及乎蓋賢之所以為賢固由於秉彛之復然天之生賢也亦豈苟云乎哉申伯自嶽降傅説為列星故愛人君者天心也則賢佐之生亦天心也周家之澤未泯而上天之心未忘其默相於我周家陰隲於我下民而為之生仲山甫焉保兹天子生仲山甫此

天意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宣王所以承天意也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仲舒之言其此詩之證歟噫天為君而生賢君奉天而用賢有賢而不能用與用之而非賢是皆違天意者也違天意而能治天下吾未之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李曰仲山甫之德此一章則總言山甫之德也其柔

和嘉美而可為法則也下文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則其柔和嘉美又可見矣其容儀顔色無不令善而其心翼翼而恭敬或内或外無不盡善此山甫所以為山甫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仲山甫之有令儀則所謂動容貌者也有令色則所謂正顔色者也

黄曰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仁剛毅木訥因性

而行是仁之資也故曰近仁巧言令色彼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鮮矣仁今詩之稱山甫曰柔曰嘉曰令色柔嘉非剛毅令色非至仁詩人何取於此哉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曰猶穿窬云者言其無諸中而僞諸外也詩人稱山甫之柔嘉必曰維則稱山甫之令色必曰小心翼翼柔嘉本於天性而令色發於誠心此有諸中形諸外者也遐想山甫之為人粹然其和翼然其恭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蓋涵養之所充至誠之所發見者固如此也故嘗謂令儀令色有如山甫而聖人乃斷然曰非仁者蓋慮夫色厲而内荏者之誤天下後世也前輩嘗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吁此知人所以難而吾夫子所以嚴巧言令色之戒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李曰其為人也又式古人之典訓故能威儀是力威

儀是力故能天子是若蓋能法古人之典訓則其修身者必能威儀是力能修於已者既盡矣則推之以事君者必能天子是若天子是若則以明其教令而使布施於外此以見天子是若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自小人觀之非無令儀也非無令色也無諸内而強於外故見於外者雖曰顏色之美而其心不然矣此所謂穿窬之盜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山甫外則有令儀令色内則小心翼翼表裏如

一此其所以為賢也

黄曰伊川嘗云仲尼元氣也顔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張子韶謂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此愚嘗因前輩之餘論而得君子小人之氣象竊妄為之説曰君子氣象如春生小人氣象如秋殺嘗讀書見臯陶稷契伊尹周公之徒其氣象粹然如春風和氣中至讀戰國策及諸史傳見蘇秦張儀商鞅李斯之徒其氣象變詐暴戾使

人觀之如在秋霜中吁君子小人之氣象信乎不可誣也烝民之詩形容仲山甫之為人其言詳其喻廣愚讀此詩四句見山甫之氣象粹然其和巽然其恭真臯陶稷契伊尹周公之徒也自古訓是式一句觀之可以想仲山甫無一豪自用之心凡云為設施之際必則古昔稱先王其與好自用自專者大異矣以是而致君必能格人君之非心以是而為民必能道人君之德意其若天子敷明命自其至誠之心推之

也雖然世固有學古而昧今通古訓而不通世務者而曰吾惟古訓是式也世又有飾恐以逢其君殘民以奉其君者而曰吾惟天子是若也詩人稱仲山甫以古訓是式天子是若而終之曰明命使賦吾見其學古而不至於泥古順君而不至於逢君此非其涵養之所充至誠之所至者能如是乎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李曰王命仲山甫宣王以山甫之賢又告之曰我以汝為百官之長而繼汝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覲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常居是官矣為山甫者乃世其家也仲山甫出納王命為王喉舌凡王之所言者出而宣之所為者納而白之惟能為王之喉舌故其政教發於四方而四方皆應之也發者應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山甫為王喉舌而賦政于外四方其有不應乎

黄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相賢邪則百官有司皆得其人相非其人百官有司將何取則哉舜不相禹而相驩兠吾恐有鯀之徒相與都俞於虞朝成王不相周公而相管蔡吾恐武庚之徒相與扳援於周行治亂之機甚可畏也惟舜相禹以為百辟之式故九官濟濟以相遜惟成王相周公以為百辟之式故多士濟濟而秉德吁其可忽哉竊嘗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後一時賢者能者畢立於朝廷之上文武之吉甫孝友

之張仲式南國則有申伯奄北國則有韓侯平淮夷則有名虎是何得人之盛如此哉非宣王能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蓋得仲山甫以為百辟之式焉爾繼之曰纘戎祖考云者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前聖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此宣王命之之意也竊嘗因此而論之立賢無方固不可以閥閱論之然賢者之後其子孫尤多賢者其後可不思繼祖考哉魯侯之賢周公之孫也名虎之賢名公之孫也故宣王命韓侯曰纘戎祖考

命山甫曰纘戎祖考皆以其祖父之功而望之也繼之曰王躬是保益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於其君又繼之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益使之以其忠於君者而推是意以及於民喉舌云者欲其宣人君之命於天下也自其輔翼於君佐佑於民而言之則謂之股肱自其出納王命而言之則謂之喉舌惟其當出納之職而能任順民之責故敷于外而四方應之非如後世之所謂徒掛牆壁而

已吁内有以輔其君外有以恵於民想其在朝廷則有以得君之心在邦國則足以得民之心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如周公所謂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賢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李曰肅肅王命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山甫則辨而明之言山甫宣王命於諸侯之國諸侯之賢者則知其賢諸侯之不賢

者則知其不賢如是則可以將王命不然則徒以虛文掛牆壁而已何所補哉

黄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說者皆曰仲山甫將命於外諸侯之或賢或否皆能察之如所謂旌别淑慝是也愚竊以為不然夫人臣不難於能奉君之命而難於盡愛君之實王命之嚴吾能將而行之然知有君命而不知有民情國家之利害有所不知生民之休戚有所不察豈吾所謂愛君之實乎固不可如後

世之奉使者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如此而曰吾能將天子之命也豈足道哉仲山甫能以王命而宣於外而能以民情而告於君王命之肅仲山甫既能將之矣至於民情之違順仲山甫又能明之以見其推愛君之心以愛民而非阿順以媚其君也此愚之臆說未必果詩人之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則内以保其身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則外以致其君也宣王之命山甫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惟其夙夜匪僻以事一人則可以見其保王躬矣夫惟明哲保身而不能保其君則是阿諛諂媚之人矣苟能保其君而不能保其身則又非遠禍之道也說者乃以謂宣王撥亂之君山甫乃中興之臣千載一遇宜其密勿而無間也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且以高祖之於蕭何猶有械繫之

辱光武之於鄧禹猶有褫龍章之辱是二者非不千載一遇而猶不免於此然後知人臣明哲保身之難也

黄曰此一章説者類曰明哲保身君子全身遠害之道也昔楚元王為穆生設醴後王戊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此明哲保身之君子也是故以蕭何之功而不免械繫之辱以韓信之功而不免鍾室之誅免死狗烹鳥盡弓藏之誚皆為

不能明哲保身之戒愚竊以為不然夫魏鄭公願為
良臣不願為忠臣良與忠不可分而言也然而臣子
之心安可求忠之名於天下後世耶吾有忠之名則
天下後世得以議吾君故凡以龍逄比干自期者非
人臣之得已也然則立人之朝必以明哲保身之說
自期其心將曰吾君非堯舜也非禹湯文武也全身
遠害之道不可不知也推是心以往則諂媚求容無
所不至知為身慮而不知為國慮此豈仁人君子之

用心邪况以宣王之明君仲山甫之賢臣其君臣之相得當密勿而無間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而詩人又何屑屑以是而美之也昔臯陶以智為帝陳謨箕子以智為武王陳洪範夫知人安民之書彛倫攸敘之書皆天下之常理而必以智稱何邪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今詩人稱仲山甫之既明且哲而特曰以保其身葢修身謹行而俾無一毫玷闕者皆知之大也斯言之玷非所以保其身也仰媿俯怍

非所以保其身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故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所謂明哲保身如此而已推此心以事君則必為事君之小心故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愚嘗觀詩人之稱仲山甫既曰以保其身又曰王躬是保吁能保其身又能保其君此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如今全身遠害之說則豈足以知王躬之是保哉愚故詳為之辨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李曰人亦有言柔懦者則茹而食之剛強者則吐而出之維仲山甫雖柔者不茹而食雖剛者不吐而出惟其柔而不茹故能不侮矜寡惟其剛而不吐故能不畏彊禦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者人之所易侮也故其勢日以弱高明者人之所甚憚也故其勢日以盛仲山甫之於寡弱則以為最可矜故從而

恤之使各得其所至於人之所甚憚者則不畏之使之有所懲夫常人之所謂剛者但施於煢獨之人而已所謂柔者但施於高明之人而已山甫之剛柔與常人異此剛柔所以得中也

黄曰此一章説者類曰柔亦不茹不侮矜寡之喻也剛亦不吐不畏彊禦之説也愚之説則曰柔亦不茹所以不畏彊禦也剛亦不吐所以不侮矜寡也盖此所謂剛柔者仲山甫一身之剛柔非天下剛柔之人

凡物之性有失之過柔者有失之過剛者杞柳之可以為桮棬此柔之可茹者也金石之不可得而食此剛之可吐者也是皆剛柔之偏也仲山甫之柔不至於可茹則柔非懦也剛而不至於可吐則剛而非暴也至寛而有所謂至嚴至察而有所謂至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此中和之德也全中和之德於一身敬中和之用於天下推吾不茹之柔則柔之中有不可犯者存彊禦者吾奚畏推吾不吐之剛則剛之中有至

不忍者存矜寡者吾奚侮盖矜寡者吾所當恤而彊禦者吾之所當治如洪範所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困窮艱苦者莫甚於矜寡之民而肆毒於田野横行於州閭者皆彊禦之徒也堯之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文王之發政施仁亦曰必先斯四者古人之治其於矜寡之窮民尤所盡心焉故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髙明盖煢獨者人情之所忽而髙明者人情之所憚也嗟夫矜寡之民其

勢固弱矣強胥猾吏又從而重擾之則其弱甚矣上之人苟從而抑之侮之則彼將何所告邪是以後世之民其彊禦者日以縱而矜寡者日以甚豪民猾吏肆其姦横而莫敢誰何使夫細民戰戰兢兢而猶不免於罪吁安得如仲山甫之賢者以治民邪天生山甫以輿周之治宣王用山甫以福周之民吁周之民一何幸哉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

李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欲與儀匹共圖之然獨山甫能舉而行之惜乎莫有能助之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而已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况德輕如鴻毛豈有不能舉之哉但人不舉之耳山甫能不以世人之所怨而怨之故能舉如毛之德也然觀宣王之時其

賢臣非不多也而山甫乃能獨舉如毛之德是當時惟山甫一人而已自山甫之外無有能舉之者此盖詩人甚言山甫之賢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如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真無遺民哉維仲山甫一人舉之豈山甫之外果無一人能舉之哉當以意逆志然後為得也王氏曰是時吉甫張仲申伯之徒皆見於詩而曰愛莫助之則以方宣王莫不好德賢臣衆多之時

為莫助耳此所謂癡人前說夢也

黄曰嘗觀孟子之告齊王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旣而又言一羽不舉為不用力焉吁孟子者可謂巧於喻其君矣今觀尹吉甫之美山甫也亦何其巧於形容歟德輶如毛至輕而易舉也而民鮮有能舉之者擬之於其倫度之於其衆然後知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夫德之輕喻於鴻毛似易舉而民鮮克舉之則又似於難舉夫人豈以不勝

為患其患不為耳天下之事惟不忽於小故能成其大卷石之積可以至於華嶽撮土之多可以極於持載舜之為舜固不可及也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夫一言行之善德之至微也而舜有不能自已者是以中庸稱舜之大智而必曰好察邇言夫邇言者常人之所甚忽也而舜必察之茲舜之所以為大也是故細行之不矜則大徳之累也小善之不為則衆美之銷也忽乎其小者則安能成

其大者其如毛之德非不易舉而民不能舉之其患蓋生於有所忽也仲山甫維不忽人之所共忽故能舉人之所不能舉此尹吉甫所以工其辭以形容之歟繼之曰愛莫助之此詩人自言之辭也說者謂詩人言仲山甫之賢如此惜乎莫有能助之者此其說為不通愚以為人情之於人既愛之則必有以助之故助其所不足以成其所至足此所以見其愛之之深也詩人言仲山甫之賢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其

德無所不足矣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吾於仲山甫惟能愛之而莫能助之非必助之難雖欲助之而莫容助也夫助者生於有所不足彼善戰而吾濟之以文彼善諫而吾濟之以直此有待於助者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不容於助者也知此則知愛莫助之之說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李曰袞職人君也人君之衣袞冕故言人君也言君

之有過維仲山甫能補之蘇黃門曰有過天下莫敢
言山甫獨能補之此以見山甫能舉德也
黄曰此二句蓋得微而顯隱而彰之義夫袞冕天子
之服也此章但言宣王有過維仲山甫能補之然不
曰宣王而曰袞職此微辭也蓋證父之過不足以為
直揚君之過不足以為忠美山甫之賢而斥宣王之
有過吾於詩人奚取哉此尹吉甫所以微其辭於袞
職而隐其意於有闕之言也嗚呼仲山甫者盖孟子

所謂能格君心之非者也人臣之事君當有以格其心術之微人君茍有一念之過吾當有以正之於未萌以全於無過之地不待其過之已彰而後言之也故曰維仲山甫補之補之云者補其闕而使之無闕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夫无咎者無所過失之謂也既曰無過而又曰善補過豈非善補乃所以無過歟此仲山甫之所以為仲山甫而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也宣王之時在朝之賢臣非不多而能格君

心之非者維仲山甫一人而已想其庭燎之箴已誨

誨於宣王方勤之時鶴鳴之誨尤致意於任賢使能

之際嗚呼當其未有之時而已思以箴之誨之此所

以能補其闕而使之無闕也為人臣者如仲山甫可

以無媿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李曰仲山甫出祖言仲山甫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故其所乘之馬則業業然而高大所從之征夫則捷捷然而敏速既有業業之四牡又有捷捷之征夫宜其不以不及於事為憂山甫之心猶恐無所及於事山甫之為國可知矣山甫徂齊如此足以知其奉使以將王命其所以盡心者未嘗不盡其忠也山甫既行而四牡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乃王命山甫往築城

於東方之國也山甫往城彼東方其所乘之馬又騤騤然而壯健八鸞之聲又喈喈然而和鳴山甫乘此馬而徂齊而周人則欲其速歸也昔周公之居東東方之人則欲其留西方之人則欲其歸今山甫徂齊而周人則欲其速歸其亦庶幾於周公矣

黄曰禮以義起詩以情起禮之詳於義物者辨其名詩之詳於義物者寓其意故其樂是人之賢也則亦樂稱其車馬之盛衣服之美重復而不厭今觀詩人

之稱山甫既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又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一意而三及之一辭而三嘆之夫豈有異義蓋曰仲山甫之適齊也將行而為祖道之祭其四牡之馬如是其盛征夫之衆如是其敏八鸞之聲如是其和則仲山甫之所以為山甫者可知矣雖然是亦未足以形容山甫之賢而詩人之意亦不止於是也愚謂先一章之意不在於四牡征夫而在於每懷靡及之一句其次章之意

不在於四牡彭彭八鸞鏘鏘而在於城彼東方之一句末章之意不在於四牡騤騤八鸞喈喈而在於式遄其歸之一句諸儒講解徒紛紛於四牡八鸞之說彭彭葉葉鏘鏘喈喈之辨而詩人之意則反畧之焉愚故詳及之夫每懷靡及云者言仲山甫之賢愈不自足也人之常情位高者好自矜德盛者好自大如毛之德維仲山甫舉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山甫之賢非人之所可及而山甫之心常慊焉若有所

不及焉則其涵養之所至為何如此詩人之所以樂稱之而不已也昔文王作皇皇者華之詩以遣使臣而切切然為每懷靡及之戒若山甫者非特無媿於先王之責抑亦無媿於遣使之意矣城彼東方云者先儒以為築城於齊以禦東夷此說非也國有人焉則金城不足喻人茍賢焉則金城不足比仲山甫之德足以蕃宣其國扞芘其民故仲山甫徂齊所以為衛齊此詩人所以深美其德之盛也昔文王作出車

之詩以命南仲而惓惓於城彼朔方之言若仲山甫者非特無負於宣王之命而亦無媿於文王命南仲之意矣式遄其歸云者此又見當時之人其所以愛仲山甫者深矣遠之有望近之不厭者所以為盛德之至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所以為微子之賢也人之所為有以得乎人之心而使人皆有愛之不能自已之意則其為人也可想而見之仲山甫之將徂齊而人有城彼東方之喜仲山甫之既徂齊而人有

式遄其歸之望是人也居則人愛之去則人思之如周公居東而當時之人皆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是果何以得此於人哉仲山甫之所以為仲山甫者吾於周公見之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李曰吉甫作詩而誦之其詩感人之情性和穆如清風而仲山甫多所思故作此詩以少安其心也穆如

清風所以慰其心也謝道韞嘗謂此四句為最佳不可不詳味之蘓黄門以為山甫之德詩人之言有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胡廣趙戒何異終則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與汲黯朱雲何異趙戒胡廣則陷於諂汲黯朱雲則陷於狂山甫之為人内剛外柔非諂非狂所以為王者之佐剛柔具備亦如申伯文武之是憲不如是不足為全德

也

黃曰古今之作詩未嘗自著其名也自言其名者或有之未嘗自夸其美也如曰是用作歌之類豈自誇其名乎如曰家父作頌以究王訩而已豈自誇其美乎愚讀崧高烝民二詩末章而獨有疑焉夫吉甫作詩以美申伯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其風肆好詩人以美仲山甫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自著其名自誇其美吉甫果何為哉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吉甫之用心豈若是其浅邪天下之事言者無愧則公言之受者無愧則安受之故作詩以美人者其言易以誇以仲山甫之賢而吉甫作詩以形容之吉甫言之而無過辭山甫當之而無愧色雖暴之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議者此所以自言而無所隐也六月之詩其末章形容吉甫飲御諸友而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明曰張仲孝友云者所以見其一時朋儕皆當世賢者故此詩明曰吉甫作誦曰仲山甫永

懐以慰其心其意微矣故詳及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李曰孔氏云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一章是也是以錫命分為二也觀春秋書錫命者三皆曰來錫公命不當分為二也此詩言錫命者盖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盖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故謂能錫命諸侯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

伯来錫公命成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名伯来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黄曰人君之於天下予奪自我賞罰自我錫命諸侯人君之職春秋之際王室既微矣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名伯来錫公命當王室衰微之際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猶能錫命諸侯今詩獨以是美宣王此而可美則春秋書錫命三亦皆可美邪

是不然詩人美宣王之錫命而必曰能云者其微意有在也春秋之所書者皆譏也譏者何譏其錫之非人予之非禮而非所謂能也棫樸之詩曰文王能官人也夫人主以官人為能則官人者固人主之職而何獨於文王稱之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葢惟其有知人之明而後官人不失其為能予之者公天下而予之受之者公天下而受之予之者無慊受之者無愧夫是之謂能采菽之刺幽王曰諸侯來朝不能錫

命以禮幽王非不能錫命也錫命而非禮則猶不能錫命也故瞻彼洛矣之詩亦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吁詩人之意亦明矣爵命諸侯人君所同也賞非其善罰非其惡則亦何足為人君之能事哉韓奕之詩序言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其詩乃曰王錫韓侯曰韓侯受命蓋以其所錫者韓侯非妄錫也上之人非妄錫下之人非妄受其曰能也固宜不然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

諸侯是亦錫命諸侯也而奚獨宣王能之此一字之
旨序詩者之意存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李曰奕奕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此所謂韓者非韓趙魏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也其後為晉所滅焉奕奕大也梁山之地其高大如此自洪水既平之後惟禹以丘甸之法而為貢賦則禹之功可謂大矣其後韓侯能顯明其道以繼禹之功則韓侯之功亦大矣有

倬其道言顯其道也禹自洪水既平之後九州之地無不甸之獨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亦如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主南山而言也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亦猶信南山所謂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是也王氏則以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為一意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為一意當且從毛鄭之說夫韓侯受命虔固恭敬爾之位朕命不可改易矣然當征不庭之方以佐汝君也宣王命仲山甫曰纘

戎祖考今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豈宣王之時官人以世邪但以山甫之德足以繼其祖考韓侯之功亦足以繼其祖考故宣王命之世其位非是宣王官人以世也四牡奕奕上章既言宣王命韓侯為伯矣此章則又言宣王所錫之禮盡其厚也四牡之馬其形甚長而高大韓侯秉之以朝於王既至於京師則進其國之所有而入覲于王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之所有故韓侯獻之

以介圭以其國之所有也鄭康成曰黑水西河其進璆琳琅玕介圭者韓侯所有也王錫韓侯以旂之善者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簟為車之蔽錯置文彩為車之衡所以養其目也又錫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鉤膺即上文鉤膺濯濯也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又有美飾又以鏤金加馬面之錫鞹革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鞹軾中也以皮革施於軾中以為幭淺虎皮淺

毛也幭覆其軾䡈皮為轡首之革夫以韓侯入覲盡其諸侯述職之道宣王錫之以命又盡乎天子賞功之道如春秋書錫命者皆非諸侯親至京師而天子錫之皆其遣使以錫也其遣使以錫之固非禮矣而又所錫者皆不當其功何足以為錫命乎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齊桓公雖曰有功亦未嘗朝於京師故遣使以錫之也晉文公于踐土召王而天王錫文公命雖曰朝王亦非朝于京師也惟朝于京師而錫

之以命然後為得禮之正也韓侯出祖此則言既朝于京師而韓侯出京師之門而為祖道之祭及出宿于屠而王又使卿士送之以酒百壺其殽則有火熟之鼈中膾鮮魚其菜則有筍蒲而所乘之馬則又有大路之車籩豆行列且然而甚多凡諸侯之在京師者皆來相與燕所以待韓侯也方韓侯之來也王有以錫之而錫之如此之厚及其去也又有以餞之而餞之又如此之厚則宣王之所以待韓侯者可謂至

矣韓侯取妻此則言韓侯之取妻又有可美之事也
康成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
人因以號之故詩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卿士之子
言其族尊貴也亦猶碩人之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皆言族之大也韓侯既親迎
於蹶父之里其百兩則彭彭其八鸞則鏘鏘而其禮
豈不光明乎諸娣從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以
女媵之而其他國諸娣從之祁祁然如雲之衆多韓

侯因而觀之見其燦爛盈於蹶里之門也鵲巢之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今韓侯之取妻百兩彭彭亦如鵲巢所謂百兩御之也鵲巢又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居之居之者則是諸娣從之也今此諸娣從之爛其盈門是亦所謂維鳩居之也然韓侯之取妻未必受命之後方可取妻葢詩人言其可美之事故兼言之耳蹶父孔武此章則言蹶父為韓侯擇對既得韓侯之賢又得韓國之善地也言蹶父之為人甚武健為

王之使其車轍馬跡環轍天下為韓姞相其居莫如韓國之最樂者則以川澤則訏訏然而大魴鱮則甫甫然而大麀鹿則噳噳然而至衆又有熊羆貓虎此言韓國之富饒如此蹶父善韓之地如此故使韓姞嫁而居之韓姞則安之而又有譽焉以見韓姞之盡其婦道也溥彼韓城此一章大抵言韓侯得賢女為助益見其光顯也王氏云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言汾王之時為諸侯之所卑侮則王錫亦

安能相攸而擇樂國之顯君哉雖其辭之多而其實曲說也言韓城之大燕安之時衆民之所築完其來久矣以韓侯先祖受命為侯伯者則因是百蠻故命其祖為侯伯今又命韓侯為侯伯因是追貊其追其貊即上文因是百蠻之意統理北方之國因而為伯焉觀上文言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則所謂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為伯即纘戎祖考也高築其城浚深其壑畝以定其田藉

以定其私蠻夷之遠則又各獻其所有之物貔皮與夫赤豹黄羆皆四夷所獻之物也説文曰貔豹屬出於貉國宣王之時式是南邦則有申伯焉奄受北國則有韓侯焉是南方之國以申為侯北方之國以韓為侯則方國可謂得人矣韓侯為方伯而使戎狄之人獻其所有此豈有力以強服之哉其視齊桓公召陵之盟晉文公城濮之戰不足道也

黄曰詩人之美是人也或言其事以實之或言其地

以記之太山魯之望也故頌魯者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南山周之原也故歌周王者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梁山韓之鎮也故美韓侯者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書言禹治梁及岐春秋時梁山崩則梁山亦天下之望山也而其地在於韓今同州彭城縣之地也詩人言梁山之地奕奕然其大也維禹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禹之功可謂著矣昔者禹之功著於此今

也韓侯之功著於此故繼之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王氏以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為一意以韓

侯受命屬下文為一意愚恐不然自王親命之至於

此以佐戎辟皆形容宣王命之之辭也宣王之待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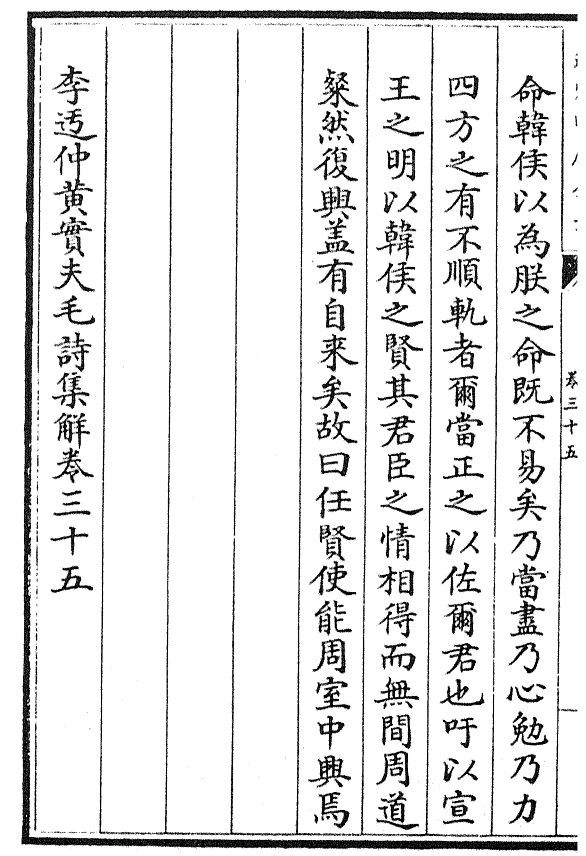
侯也至而望韓侯也亦至方其命之也必親及其責

之也必詳曰王親命之以見其眷之之深且至也曰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言其先祖

父皆有大功於王室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爾

欲繼乃祖乃父之業當無廢朕之命也韓侯而聞斯言固當不忘其祖尤當不忘其君其敢有自怠自忽之心哉盡乃心勤乃職韓侯之所當然也苟有一豪自怠自忽之心非惟有負於其君亦有戾於乃祖乃父矣繼之曰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蹟王之命韓侯也示之以不貳之心而勉其不已之意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苟且以自安持祿保位以自全孰肯以愛君憂國為心哉宣王之



命韓侯以為朕之命既不易矣乃當盡乃心勉乃力

四方之有不順軌者爾當正之以佐爾君也吁以宣

王之明以韓侯之賢其君臣之情相得而無間周道

粲然復興蓋有自來矣故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三十五

毛詩集解卷三十六

宋 李樗黄櫄 撰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名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

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秬鬯爾圭瓚秬卣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李曰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遥想是時淮水之夷必侵中國宣王能興衰撥亂然後命召公平之也孔氏曰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也召公

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所伐淮夷當在淮水

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少南亦曰以地勢考之

江漢之滸王命名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

是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

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以

此觀之則此所謂淮夷者指淮南之夷也常武魯頌

所謂淮夷者淮北之夷也江漢浮浮藕氏云水盛貌

滔滔藕氏云順流貌江漢之水浮浮而盛所往淮夷

之武夫順流而下非敢安也非敢遊也惟求服淮夷而已以見三軍用命如此王氏則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非也夫江漢浮浮者非是取譬蓋因武夫渡淮故以為言也亦猶新臺之詩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是因宣公築臺故以河水瀰瀰為言非是以河水取譬也武夫所以出征伐之車又張師帥之旗非敢自安也非敢自寬舒也但以淮夷未服為病耳鋪病也武夫之所征伐涉江漢之上匪安匪遊匪安匪舒

其與髙克之將兵河上乎翺翔河上乎逍遥異矣江漢湯湯者大也洸洸武貌有洸有潰是亦武貌江漢之大而武夫皆壯勇經營四方其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伐之既服矣然後以其成功而告于王鄭氏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蘇氏以淮夷既平遂經營傍國告成功于王王氏之說亦類此竊以三說為不然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下云式辟四方是亦經營夷狄乃云四

方者亦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於四方夷狄耳四方當以淮夷為言四方既平則王國必定矣王國既定則於是無有爭戰之心而宣王之心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之心在於安天下其戰爭誠出於不得已亦可以見名伯能奉王之心而能盡其職位也貞觀中伐龜兹克之帝謂羣臣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上城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

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太宗所謂四海寧一帝王樂也其何以異於宣王之心載寧哉然太宗好名故其戰也爭區區之名非有意於安天下也宣王之心其戰爭出於不得已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然後王心載寧則宣王之心異於太宗之心也江漢之滸鄭氏曰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四方夫所謂江漢之滸非是宣王親渡江漢也但因上文言江漢故曰江漢之滸亦

猶伐木之詩言伐木于阪特因上文而言故也名虎乃王親命之以開闢四方遂定我疆土行周人之法我以兵伐淮夷非病之也亦非急之也但欲王國來至也名公之用兵非欲其病非欲其急其仁義之師乎疆土既平矣於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吉甫之伐玁狁至于太原名公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文武境土恢復可知也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旬說文曰徧也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

宣王命名虎徧宣其政教不徒使之從事於武功也
因言康公之事而訓告之昔我文王武王受命爾之
祖名康公實為藩翰之臣爾今無以我為小子不足
與有為汝當繼汝名康公之功也有文武之君必有
文武之臣我之德雖不及於文武爾當繼爾祖之功
此乃宣王之謙辭也爾當開敏其功我則錫予之福
人君之命臣多言祖考之事以戒之宣王命韓侯既
告之纘戎祖考今命名公亦以祖考訓之盖欲世其

家也釐爾圭瓚釐錫也秬鬯黑黍酒也卣樽也未祭則以秬鬯納於卣中既祭之時則以秬鬯納於彝中此錫命者則未祭之時納於卣中言王命召虎錫之以圭瓚又錫之以酒以告爾之先祖爾之先祖乃文德之人也猶以為未又錫之山川土田爾祖自文武受爵自召康公以來已如此久矣召虎拜手稽首以受其恩無以為報但曰天子萬年蓋祝君以壽自古人臣之常情也虎拜稽首以稱揚王之休美為召康

公對成王命之言告宣王曰天子享萬年之壽又言
天子之所以明明而稱譽無窮者由是施文德以和
洽四國也宣王命名虎以爲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
又告之以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使其繼召公之業
也召虎乃拜手稽首作召公考是能知繼其名公也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乃召康
公之所以能輔其君而召虎因宣王命遂舉召康公
之言以尊宣王也自古人君有戰功則顕然有自满

之心而謂天下莫已若秦皇漢武是也大臣之有戰功則志滿意得遂有玩忽之意若臧宫馬武是也宣王之命名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為事矣而名公則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以黷武為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臯陶之賡歌不相遠矣

黄曰江漢一詩乃名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

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若夫淮南淮北之辯先儒論之詳矣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李曰常武之詩詩中本無常武二字詩序乃名常武

亦猶雨無正般賚之詩皆無其字乃以為詩名也序詩者因釋其所以命名之旨其曰常者有常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苟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征伐無非愛民也苟無其本則窮兵黷武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序此詩者最有功焉若不以是而訓釋之是使後世窮兵黷武必以常武為口實如秦皇之窮兵黷武是以戰為常也其德不常也湯武非不用

兵也寇亂既平則休兵解甲不復以武功為事是以德為常非以武為常也召穆公以宣王能討平四方乃作此詩以美之又因以為戒恐宣王驕心一生用兵不已故爾所謂戒者亦猶庭燎之詩因以箴之終南之詩戒襄公也方宣王之命召虎也召虎告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所以告其君者以其矢文德而其為此詩又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召公之戒君可謂深矣赫赫明明赫赫盛也明明著也言赫赫明

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以其官則大師以其人則皇父此皇父異於十月之交所謂皇父也然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此詩曰王命卿士下文曰大師皇父均為卿士疑為一人也然十月之交所言者乃皇父姦邪此詩所言者乃皇父之得人也非是一人也王命南仲薄伐玁狁今詩人稱之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能繼南仲之功矣則是世其家也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十月之交皇

父不能繼其祖業矣今皇父既受宣王之命則整我六師脩其兵戎敬之而不敢慢戒之而不敢忘則以肅肅王命不敢失墜故耳然所以奉王命者則欲惠此南國也夫興師以伐人之國則當推之以仁愛之道易之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興師者疑若害民而乃容民疑若暴衆而乃畜衆皇父所以推恩於南國者以其仁義之師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上章既命南仲為元帥矣此章則又命程

伯休父為司馬也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也孔氏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則是司馬之事也王謂尹氏則是使尹氏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宣王之時姓尹者必是尹吉甫既使程伯休父為司馬其六師之左右則陳其行列而又戒敕其師旅循彼淮浦之傍省視此徐之土其有叛逆則從而誅之又戒之不久留也

不久處也當使三農就緒恐久留於此則三農不得就緒也毛氏以為立三有事之臣蓋以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故以三事為三卿不如鄭氏以為三農周官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三事者乃三農之事也湯之伐桀也耕者不變然後可以見其仁義之師今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三事就緒亦可以見仁義之師也當春秋之時諸侯交戰爭地惟欲芟夷我農功而巳鄭祭足取温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鄭人藉稻如此之類惟恐農功之不傷也較之宣王命程伯休父安能無愧乎赫赫業業王師之行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其有威嚴乎乃天子也以見天子之軍可畏也如此然後王之軍安而行日行三十里保安也作行也言其徐行也紹說文曰緊糾也非急也非緩也王之軍徐行非急非緩徐方已絡繹相繼而騷動矣江漢之詩曰匪安匪遊此詩乃曰匪紹匪遊蓋江漢匪安匪遊者以言

將士用命也此詩言匪紹匪遊者言王師但是徐行而徐方已震驚其言各有所主徐方震驚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怒而敵人無不驚怖也此詩先言淮浦又言徐土此章則先言徐方既而又言淮瀆又言徐國則知宣王出師先征淮夷後征徐國也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王師之至如破竹之勢迎刃而解之宣王之征淮夷而徐方震驚此以見先聲也次章則言征淮五

章則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

宣王之奮威武如天之震雷如人之勃怒又命召虎

進而前行望之者如虓虎之威說文曰闞望也淮夷

之人望如虓虎則已足以破敵人之膽矣以兵而屯

於淮水之傍而執其醜虜淮夷舊所侵畧之地今則

截而正之此乃王師之所在也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嘽嘽盛也王師之盛如鳥之飛如鷙之翰如江漢之

不可犯也如山之苞而不可動也如川之流而不可

遏也緜緜不可得而絶翼翼不可得而亂王師之至敵人皆不可得而測既不可得而測又安能克之哉大征徐國而戰必勝矣此足以見善形容王師之强如此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宣王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是有必勝之道焉而又王師之强如此焉往而不勝哉以武王伐紂之罪宜其無不勝也又有太公之鷹揚豈有師之不勝者乎今宣王之伐淮夷所以問淮夷之罪而又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宜其師之必勝也王猶允塞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王之謀猷皆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也如晉文公之伐原非無信也所謂信者出於勉強而已城濮之役未免用詐謀以勝楚觀其晉師僞遁則知其尚詐也推宣王之用兵謀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此淮夷徐方之所以無不服也上章言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是王師從天而下以來徐方也今者但言徐方既来則是未嘗經戰陳而徐方自服

也古人所謂善戰者不陳其在於此徐方既服矣此言宣王之功宣王命南仲為元帥程伯休父為司馬其所取勝雖曰南仲之功原其所本乃天子之功也魏文侯命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乃君之功也夫軍將克敵者雖曰將臣之功其所以任將者又在於天子之功也四方皆無事矣而徐方又皆來寧來王徐方之人無有回邪王於是班師振旅而

歸也宣王所以征徐方者以其不服故也今徐方既服宣王乃班師振旅而歸使宣王必欲犂其庭埽其穴然後有以快其志安在其為仁義之師邪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以見宣王無黷武之心也莊公之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秋師還春秋書秋還則是譏其師久而後歸也今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見宣王與春秋所書異矣

黄曰將順正救臣子之大義也而二者之辭不可以

併致曷為而不可以併致也蓋美之之辭幾乎溢戒之之辭幾乎訐美之之辭不可以為戒猶戒之不可以為美也吁為是說者是未可言於明良際遇之朝精神會聚之日惟夫君臣同心一孚一契言之者以意達聽之者以心會固知其美中之戒戒中之美在臣無費辭在君無虛受茲穆公常武之作所以因美而有戒於宣王焉且穆公曷為而美宣王也復土宇於交侵之餘振威德於衰陵之後茲而不美則失夫

將順之義矣又曷為而有戒也蓋既勝之勢者未常無恃勝之心居莫大之功者不能無好大之患茲而不戒則失夫正救之義矣二者不可偏廢則合二意於一詩之中進六章於冕旒之下使吾君且慰且警且喜且愕弛張闔闢之妙盡於四十八言之中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穆公常武之義盡之矣故既敬既戒而惠民之意已形使宣王味斯言也則前日平淮之師非喜功也所以惠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惠

民之德而不以黷武為戒乎不留不處而息民之意已寓使宣王詠此言也則前日平淮之師非黷武也所以息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息民之德而不以喜功為戒乎其曰徐方來同其又曰王曰還歸則一詩之義又顯矣是知所謂常德者惠民息民不窮兵之謂也武事之所由立也所謂可戒者反是而美之者則為敗德也吁穆公之意微矣若夫三章四章五章以言其德威之著而徐方為之震攝以言其軍陣之銳

而徐方無所取侮茲又詩人推美之辭以形容其武事之備云爾誠非張其氣以啓其無厭之心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李曰文武之業至厲王大壞故蕩之詩召穆公傷周室之大壞宣王中興則文武之業復修矣至幽王而復大壞此瞻卬之詩凡伯所以刺幽王大壞也顏真卿嘗曰朝廷豈可再破壞邪今厲王既壞之於前而幽王復壞之於後則文武之業所存者無幾矣可不痛哉毛鄭皆以昊天爲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皆以爲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詩人

之意謂仰視昊天胡不愛我民也民之不安其居甚久矣天猶降大厲以禍之邦國靡有安定而士民又皆疲瘵貪吏肆行如蟊賊之害苗無有極止禁網之設如網罟之罩而無有瘳愈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凡此皆幽王自為之也而民乃告之於天者蓋民之怨幽王無所告訴故但歸於天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此章則言幽王取予無常維婦言是用也人之有土田非所當有而有之而幽王則有之人之有民人

非所當奪而女覆奪之而幽王則奪之夫非所當有而有之盜也今幽王不當有而有之不當奪而奪之其所以異於寇攘盜賊者幾希無罪者則當脫之而乃收之有罪者則當收之而乃脫之刑罰倒置一至於此正小雅所謂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是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者謂士大夫有才智者則可以興國家也故謂之成城婦人之有才智者則為國家之害故謂之傾城如唐之李勣賢於長

城遠矣則是其人可以為國家之藩翰所以謂之成城也至於婦人則無用於才智苟有才智則必為國家之害如紂之妲已周之褒姒漢之吕后唐之武后皆婦人中才智之過人者也而反為國家之害凡幽王之所以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舍此有罪而收無罪者皆信用婦人之言也觀幽王之寵褒姒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故不笑為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不信當

幽王之時舉烽燧則諸侯皆至一爲褒姒所惑數舉烽燧而諸侯不至卒爲犬戎所殺幽王之於褒姒惟欲其笑如此則其它可知矣懿厥哲婦鄭氏以懿爲有所傷痛之聲不如漢谷永亦舉此顏師古註曰懿美也言幽王以哲婦爲美此說勝於鄭氏幽王但以哲婦爲美而不知反爲惡鴟惡聲鳥也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其禍亂之作非天降之也乃生於婦人而已幽王之爲人其教之誨之則藐然不聽其所

聽者惟婦人寺人而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其所為教誨也則反以為虐至於婦人寺人之言豈復有愛國之心哉幽王乃從而聽之必其中有所惑也以齊桓公之賢而聽於寺人貂之謀況幽王乎鞠人忮忒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之窮其忮忒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言婦人所為如此乃其不得中也而自言則曰豈曰不得中乎使其果得中胡為而

惡如此之極哉蓋小人之當國也敗國亡家亦必以爲非已之罪桑柔之詩曰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幽王信用哲婦亦自謂非已之不中也是皆歸其過於他人而不知致此禍者果誰生之邪論商賈三倍之利則小人之所覬覦也豈君子之覬覦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爲君子者無與於商賈之事亦如婦人無與於公家之事婦人惟蠶織之事而已公家之事吾何與焉君子之所喻者惟義

而已義之外何所與焉休其蠶織而與公家之事是如君子之言及於商賈之事也卷耳之詩曰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求賢審官乃閫外之事也后妃之事乃閫内之事也后妃有進賢之志豈以是與公事乎盖但有其志耳公事非所與焉故序詩者以為后妃之志也今婦人所與者非如卷耳所言不過共用小人以誤國耳天何以刺

何神不富言天何以責王乎神何其不福王乎禍亂之來王何不推其所由哉戎狄之被甲為害當念而不念君子則不當忌而忌王之好惡可知矣天下念我周家降於不祥王不能恐懼修省以荅天意王之所以為威儀者乃為不善何以轉禍為福哉十月之交言日有食之則為災甚矣又云爗爗震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所謂不祥莫甚於此自幽王觀之無復有畏懼之心此其所以至於亡

也幽王不畏天變故賢者皆逃亡而去賢者既去則邦國殄瘁矣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優毛氏以為渥蓋天之降災罔其優渥如此言其多也賢者又逃亡而去此心之所以憂也維其幾矣幾近也言天之降災罔將及我矣而賢者又去此心安得不悲乎觱沸檻泉維其深矣觱沸泉出貌檻泉湧出也泉之出也必有其源禍亂之來亦必有自我心之憂其來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因自嘆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

皆傷已之遭亂不能免也王氏曰昊天之明視人藐藐無所私親言天之甚遠而難親人君所以奉天者必思有以鞏固其位今幽王不能鞏固其位是不能奉天也爾之所為苟無忝於祖宗則乃救於爾之子孫也人君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有以救其子孫幽王何憚不為乎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臯臯訿訿曽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李曰此詩謂之召旻者毛氏以為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蘓黄門以為首章言旻天卒章言召公故謂之召旻召旻特别於小旻耳毛氏以為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衍說也其論為當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天之威急矣而厚降喪亡之禍病民以饑饉使民盡至於流亡我居中國也圉邊陲也皆廢而不治以見普天之下無不受其禍也小旻之詩

亦曰旻天疾威鄭氏則以旻天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此之言旻天疾威而鄭氏亦以旻天為王言幽王之為政急行暴虐夫所謂旻天疾威者均是言天之威耳豈以小旻之言則謂之天疾王者而此詩所言則以天為王邪豈以小旻之詩則謂疾其以刑罰威恐萬民此則謂之急行暴虐邪此皆鄭氏之失也言天降此罪以網羅天下而小人皆如蟊賊之害用事於内自訌潰也天降罪罟即上篇所謂罪罟不收

也蟊賊内訌即上篇所謂蟊賊蟊疾靡有夷屆也天降罪罟遂使小人用事於内昬椓閹人也無肯恭敬於職事而皆潰潰然回邪謀亂我國家也靖謀也夷亂也前詩言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詩又曰昬椓靡共則是幽王以閹人用事可知矣孔氏曰閽者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昬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笫探知主意或乃色

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乎此故詩人責王遠賢而近刑閹之人也孔氏之言亦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孔氏又曰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此言則非也以閹宦之徒豈有愛國之心哉謂原其本心不欲滅國則非也凡閹宦用事即是天降其罪詈如十月之交曰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噂𠴲之詩曰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今此言天降罪罟亦以小人用事惟是幽王之失無可奈何故歸之於天也臯臯訿訿臯臯毛氏以謂頑不知道訿訿謂窳不供事言小人如此也小人肆行自不知其玷夫以婦人用事則不自以為不中小人用事則不自知其過正所謂皇父孔聖也為君子者則兢兢業業而恐懼其不寧甚久而其所以如此者以我將退而難保其位也自古亂亡之

國君子多至於恐懼小人則惟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如彼歲旱此則言危亂之甚如此如大旱之歲草木不得潰茂又如水中之浮草泛泛乘流不知其所止故我相視此邦無不潰亂則知是其必亂之道故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此二句說者多異同大抵言昔之富不如今時今之病不如昔時所謂茲者安可以為昔邪竊嘗語此二句但是言昔者富實未有如是今之困病亦未有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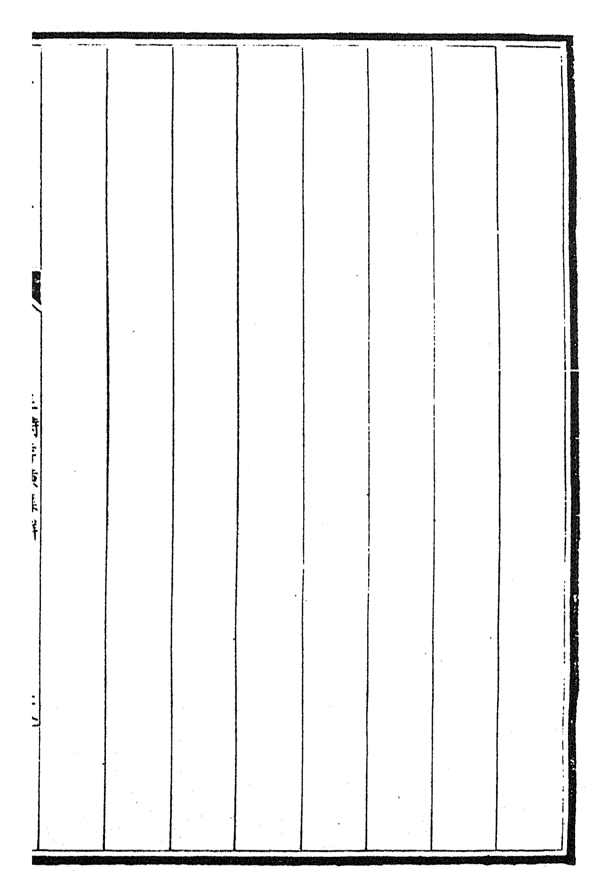
也夫不如古之富實亦未有如今之困病古者盛時萬民無不富足無有困乏故曰古之富未有如是今則自中國以至夷狄無有不受其禍故曰今之病亦未有如此小人當食蔬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而食君子之禄也小人而食君子之禄小人胡不自避而退而使賢者得進而乃復主禍亂之事而日滋日長也引者長也如所謂日引月長是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水之涯也池之竭矣則外無所入泉之所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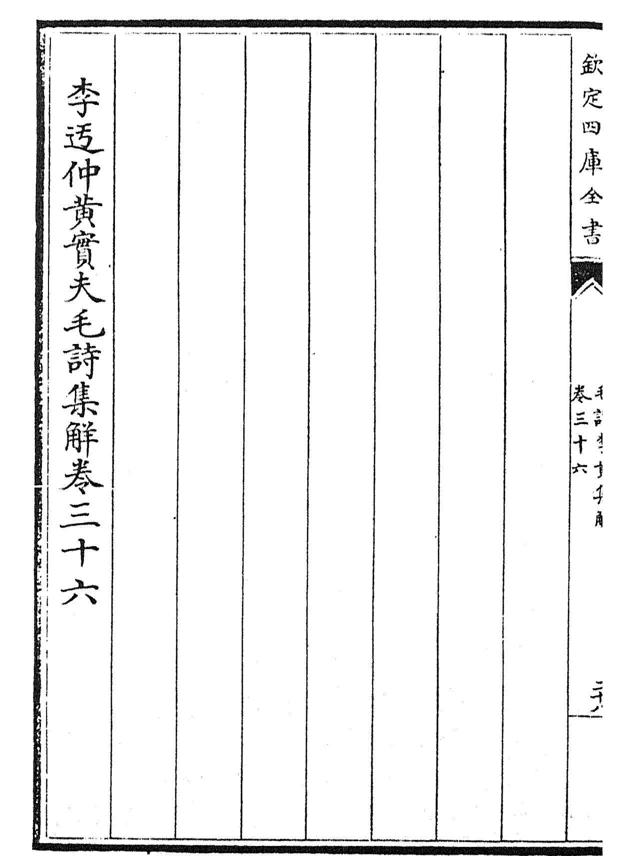
則内無所出以譬幽王外而夷狄内而中國内外皆受其禍其害大矣其禍甚大而小人又主此禍亂之事日以洪大豈不災及我躬乎昔先王受命此章言土地之削也節南山之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則其土地日削可知也故言文武之世如召公者日開國百里今也日反蹙國百里向者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則是古之土地比今之土地不啻數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

舊者不能尚舊德之臣以見當時非無賢臣但幽王不能信而用之耳自古至亂之世未嘗無賢如秦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蕭何何以佐漢而興邪隋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房杜何以佐唐而興邪但患人君不能用賢耳故此詩所以追思先王之時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之人雖有舊臣而幽王不能自用也蘓氏曰闢國以禮蹙國亦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擾四

鄭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言得之矣所謂日闢國百里非用其兵甲也周公用於周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歸其侵疆所謂闢國者初無事於甲兵也如必以甲兵而闢國則王翦之徒皆能之矣何必召公後代之人多假詩書以為姦不可不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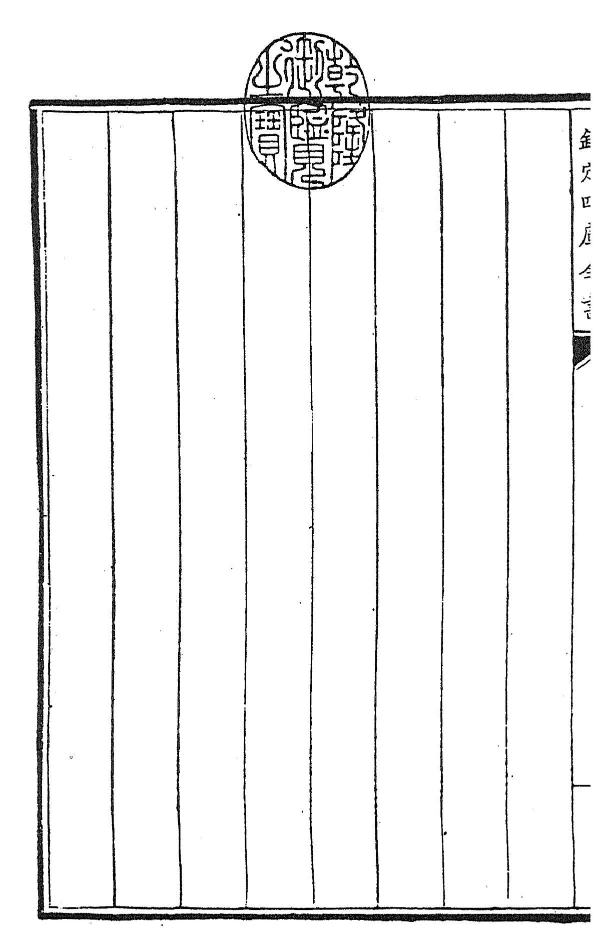
黄曰瞻卭召旻之詩李迂仲之説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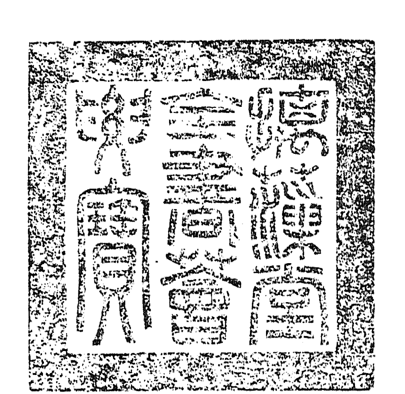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三十四頁後八行則以方宣王莫不好德賢臣衆多之時為莫助耳刋本宣王訛先王賢臣訛賢之令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魏　鎔